

玫瑰

陷

阱

四川文艺出版社



马
黎
著

楔 子

香港一家电视台突然在深夜新闻节目中播出了一则令人震惊不已的消息。

一时间香港哗然，欢快的节日气氛中立时渗入了别样的躁动情绪。

时光荏苒，转眼八年过去。然而流逝的岁月并没有抹去人们心灵的创伤，反而使人们在卧薪尝胆之后以百倍的力量和谋略，向过去的仇家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8年前，即1986年圣诞之夜。

当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张灯结彩霓虹闪烁，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的时候，三年一评的太平绅士授勋仪式正在总督府隆重举行。港督把伊丽莎白女王亲笔签发的荣誉证书一一授与新选的24位太平绅士，并将鲜艳的绶带披挂在他们身上。

当晚，香港各大电视台都对这一盛况作了现场报道，并以

特写镜头将 24 位新选太平绅士的肖像在屏幕上逐个打了出来。

然而就在这天午夜，香港一家电视台突然在深夜新闻节目中播出了一则令人震惊不已的消息：首选太平绅士杨金城与其胞妹杨若兰有乱伦行为！而且电视台还在播音员口播之后放了一段录像：杨金城闯进一个房间，把躺在床上熟睡的杨若兰奸污了！言之凿凿，毋庸置疑。

一时香港哗然，欢快的节日气氛中立时渗入了别样的躁动情绪。

自来把太平绅士视为市民楷模、乐善好施的大慈善家的香港人不禁愤怒非常，当即就有不少人向电视台打电话询问此事，有的人还给总督府打电话，向港督提出责问和抗议，更有甚者还直接给杨金城打电话，对其大加挞伐与辱骂。

当时杨金城刚参加完授勋仪式回到浅水湾的别墅，与妻女在客厅里分享当选太平绅士的快乐。当电视台那则新闻播出后，杨金城大惊失色，即刻就跌坐在沙发上，脸上充满了恐怖和痛苦。其妻又惊又怒，抓住他的手拼命地摇问：

“这是怎么回事？金城，这是怎么回事？”

而那两个正喜孜孜地捧着太平绅士荣誉证书和鲜艳绶带玩赏的双胞胎女儿也惊愕不已，将两双大眼疑惑地望着杨金城，怯怯地问：

“爹爹，这是真的？真的么？你真的和姑姑……？”

杨金城羞愧难当，什么话也没说，只摇摇头长叹一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睡房走去。

身后突然响起两个女儿撕裂似的哭喊：

“你还是太平绅士哪！你这个伪君子，衣冠禽兽！”

然后两个女儿就瘫坐在客厅的大红地毯上，捂住脸大哭起来。

杨金城走进睡房后，就切腕自杀了。

随后，得知消息的香港各传媒的大小记者便蜂拥到杨氏别墅，围着杨金城的妻子张淑君打听事情的底细，甚至还有记者把采访话筒递到张淑君眼前，问她对首选为太平绅士的丈夫竟与胞妹乱伦作何感想。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张淑君在记者的围拥和责问下羞愧难当，当即就精神失常了。

而那两个双胞胎女儿则躲缩在沙发背后嘤嘤地哭泣，透过迷濛的泪花怔怔地望着手中的太平绅士荣誉证书和皇家绶带发呆。

那证书和绶带上已经浸透了她们的斑斑泪水。

之后记者们又潮拥到距此不远的杜雨楼的别墅里。

杜雨楼是香港大富豪夜总会和东方影业有限公司的老板，也就是杨金城的胞妹杨若兰的丈夫。

同时杨金城和杜雨楼还是结义兄弟。

当记者们赶到杜氏别墅时，杜雨楼正穿着睡袍趿着拖鞋站在阔大的客厅里，望着已被关掉的电视机发呆。

杜雨楼面色灰白神情憔悴，充满了一种心灵突然受到意想不到的重创的痛楚。

当记者们向他询问那乱伦之事时，杜雨楼哀绝地说：

“我现在心里很乱很痛苦，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不要追问这些好不好？”

然后杜雨楼就垮山似地瘫坐在身后的沙发里，双手捂住脸

孔，把十根指头深深地插进了凌乱的头发里。

当记者们去追寻当事人杨若兰时，才发现这个不幸女人已经不知去向，并且从此下落不明……

由于杨金城丑闻的暴露和他本人的自杀，他所创立的实力强大的金城实业集团也随之破产并且负债累累。

三天后，杜雨楼忍辱负重出面殓葬了不义之兄杨金城，替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然后又将精神失常的杨妻送到港岛最好的病院疗养，同时还把他那两个年仅十四岁的双胞胎女儿带回家抚养。

一个月后，为了使这对双胞胎女儿忘记过去，医治她们心灵上的创伤，杜雨楼又出资送姐妹俩去美国念书。

然而十多天后却从海上传来噩耗：姐妹俩乘坐的海轮在太平洋上遇到风暴，不幸罹难！

杜雨楼听到消息后悲恸欲绝大哭一场，然后又在天国墓园买下一块好地，为姐妹修造了漂亮的衣冠冢，洒泪祭祀。

杜雨楼这一系列善行义举感动了不少香港人，新闻媒介也追踪报道作了大肆宣传。一时间杜雨楼成了港岛家喻户晓的慈善人物，让人在同情他的不幸的同时，又对他此间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赞叹不已。

于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港督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增选杜雨楼为1986年度的太平绅士，并当众给杜雨楼颁发了证书和皇家绶带。

时光荏苒，转眼八年过去。然而流逝的岁月并没有抹去人们心灵的创伤，反而使人们在卧薪尝胆之后以百倍的力量和谋略，向过去的仇家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第一章 丽人东来

港督在昨晚的酒会上无意之间透露了他和梅尔的亲密关系：

不是说包机而来的是澳洲富翁梅尔·吉卜森么？怎么变成了一个年轻靓丽的东方女孩？

一夜之间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杨金城切腕自杀，杨妻精神失常，金城实业集团破产，太平绅士转眼成为千夫指万人骂的衣冠禽兽……”

“你认为我姐姐的失踪与那个所谓的‘温柔陷阱’有关联？”

来自澳洲的年轻美丽的女富翁一时成了震动港岛的新闻人物，她高贵的风采和气质尽人皆知……

1994年3月，香港启德机场。

湛蓝如洗的天空高远辽荡绸缎般发出洁净爽目的光亮，明媚的阳光洒满大地，将机场的草坪和远处的山岗映照得一片鲜翠亮丽。

在机场一个特殊的宽敞典雅的迎客厅里；机场负责人正陪着新任港督和几名香港商界的著名人物在等候客人。

透过迎客厅明净的落地式玻璃窗户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机场上的动静，但飞机起落的巨大轰鸣却传不进来，室内显得异常的安静。

迎客厅外面的走廊上已经云集了港岛各大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他们已经得到消息，知道港督今天要在这里迎接一位来自澳洲的尊贵客人。

这位客人叫梅尔·吉卜森，是位列澳大利亚十强之一的亿万富翁。梅尔·吉卜森来港的目的是向香港慈善机构捐赠五百万美元，同时也来香港考察投资环境，准备开埠设立投资公司，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十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另外港督在昨晚的酒会上无意之间透露了他和梅尔的亲密关系：俩人是英格兰同乡；六年前港督在澳洲总督府任职时就认识了梅尔，并一见如故成为密友。

于是这位出手阔绰又是港督挚友的澳洲财神人还未到就震动了整个港岛，并成为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各电视台和报社都派出了最强的记者阵容，希望能抢拍到最佳镜头一展这位澳洲财神的风采。

大约十点二十分的时候，一架涂着澳大利亚某航空公司标记的波音 747 豪华客机徐徐降落在机场上。

机场负责人赶忙打开迎客厅的便门，陪同港督和那几位商

界的著名人物走向机场。

记者们则从正门蜂拥到机场上。

客机的窗门缓缓打开，最先走出来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东方女孩，而跟在这女孩后面的却是一位英俊的香港籍青年。

那女孩一走出窗门就女王般微笑着向迎候的港督等人招手示意，然后才在那位穿着柠檬黄迪 A 多纳运动装的港籍青年的陪同下缓缓走下舷梯。

随在他们身后出来的则是些提着旅行箱和文件匣的随行人员。

于是所有迎候的人都懵了：不是说包机而来的是澳洲富翁梅尔·吉卜森么？怎么变成了一个年轻靓丽的东方女孩？

特别是那些记者，愣愣地望着女孩，脸上一片迷茫，竟忘记了摄像和拍照。

这时，港督在愣怔之后已有所悟，大步迎上去并且向女孩热情地张开了双臂。

“这不是易莹小姐么？梅尔先生呢？他怎么没来？”港督拥抱着女孩，喜悦地问。

易莹眨闪着晶亮的双眼微笑着说：

“梅尔先生临行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所以取消了这次行程。他委托我来港全权代理捐赠和投资事宜。”

说完易莹便回身从一位女秘书手里接过一封梅尔的亲笔信，递给了港督。

港督展信看完后，转身向记者们介绍易莹：

“这位是易莹小姐，是梅尔·吉卜森先生的养女。易莹小姐现在受梅尔先生委托，来港全权代理捐赠和投资事宜！”

于是那些记者这才反应过来，慌忙举起摄像机和像机，将镜头对准了这位远来的丽人。

易莹在镁光灯的频频闪烁中目光流转颌首轻笑，举止优雅高贵，一下就征服了所有在场的记者。

融美貌与财富于一身，这在记者们的眼里无疑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特大新闻，所以他们手中的镁光灯闪烁得更加频繁了，特别是那些电视台的记者，竟一下拥了上去，将摄像机的镜头挪近了易莹小姐，以便能抢拍到最佳画面，在屏幕上展现这位年轻澳洲女富翁的高贵风采。

记者采访完后，港督便将易莹引领到那几位商界著名人物的面前，向她逐一介绍。

首先介绍的是商界前辈李天龙先生。

李先生皓首白发面色红润，是香港著名的实业家，也是香港家喻户晓的大慈善家，曾连续三届荣获太平绅士的称号，其功其德港人有口皆碑。

接下来介绍的就是八年前以一系列义举感动所有香港人的杜雨楼先生。

杜雨楼年富力强，目前是香港杜氏集团的总裁，生意范围涉及地产房产、远洋运输、文化影视等多方面领域，其财力和德行也倍受港人尊敬与瞩目。

当易莹同杜雨楼握手寒暄时，杜雨楼望着对方那张年轻美丽的脸庞和那对星月生辉的明眸，心里不觉隐隐一动：

“易小姐好面熟啊！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杜雨楼握着易莹的纤纤玉手，轻轻地笑道。

易莹用那双深沉清澈的大眼望着杜雨楼，露齿一笑：

“是吗？那么我们似曾相识啰？”

这时那个穿着柠檬黄迪 A 多纳运动装的港籍青年在旁插话了：

“澳洲的许多杂志都请易小姐做过封面，杜先生可能在哪本杂志上见过易小姐的玉照吧？”

杜雨楼想了想，恍然有悟地笑道：

“对对对，我去年到过澳洲，说不定真在哪本杂志上见过易小姐呢？”

当港督带着易莹去认识其他绅士时，杜雨楼把那个港籍青年拉到了一边，低声问道：

“阿虹，你在玩什么游戏？”

阿虹不解地望着杜雨楼：

“我怎么啦？”

杜雨楼说：

“你不是在澳洲度假么？怎么搭乘这位易小姐的包机回来了？”

阿虹说：

“警局打电话召我回港，易小姐听说后就邀我同机，怎么？这很奇怪么？”

杜雨楼摇头笑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怎么跟易小姐认识的？”

阿虹笑道：

“原来你是问这个，其实这很简单，都是东方人，一见就熟了嘛！”

“你跟易小姐很熟？”

“很熟还谈不上，不过大家见了面能说几句话而已。”

“好，好，”杜雨楼不觉拍着阿虹的肩头赞许地说，“年轻人多认识一些这样的上层人物，对今后自己的发展前途会有好处的！”

阿虹即刻露出了不悦：

“我可不是看着她有钱才跟她认识的！”

杜雨楼不由指着阿虹的鼻尖说道：

“看你又来了，难道认识有钱的人是个错误么？你看那些受人尊敬的绅士，哪个不是有钱的大亨呢？”

阿虹扭头看了看旁边那几位正由港督引荐同易莹认识的商界著名人物，脸上露出一一种不置可否的淡笑。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需要我派人开车送你回警局吗？”

杜雨楼抚着阿虹的肩背，关切地说。

阿虹向机场出口处望了一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正倚在警车的门旁等他，便回头对杜雨楼说：

“算了，我还是坐我们警局里的车回去吧。”

杜雨楼点头：

“行。有空请到我家玩，自从你走后，娜娜可是天天都在念叨你哦！”

阿虹英俊的脸孔不由红了一下，低头说道：

“嗯，有空我一定去看她，请代我向她问好。”

杜雨楼爽朗地笑了起来：

“当然当然，这是当然！”

然后阿虹转身向易莹走去，跟她握手道别：

“我要回警局了，希望易小姐能在香港玩得开心！”

易莹握住他的手，粼粼的目光定定地望着他，山间幽潭般流露出一种深意：

“多谢司马先生的关心，有空我一定到府上拜访。”

“拜访不敢当，易小姐真要是来，那我可是蓬壁生辉，三生有幸啰！”

易莹娇嗔地瞥他一眼：

“看你说的，咬文嚼字像个装酸的先生！”

司马虹轻轻一笑，将她的手摇了几摇后，便道一声“再见”，转身大踏步向机场出口处那辆警车和那个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走去。

“再见……”

易莹将手举到脸前缓缓招摇，翘首望着司马虹英姿勃发的黄色背影，明眸深处流露出一丝绵远的眷念。

司马虹刚走出机场，那个戴墨镜的中年男子就迎了上来，在他肩上擂了一拳：

“好小子，你真够风光的啊！”

“风光？风光什么啊？”司马虹佯装不解地说。

那中年男子揽住司马虹往警车走去：

“好呀，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没见那些记者直对着你和那澳洲小姐拍照么？”

司马虹摇头笑了笑：

“人家哪是拍我啊，是拍那个女富翁！”

中年男子打开车门把司马虹推进车里，然后又绕到另一边坐到驾驶座上：

“你小子别瞒我了，我已从那澳洲小姐的眼神里看出你们的

关系非同一般。说，跟老哥坦白交待，怎么泡上那个女富翁的？”

司马虹皱眉说：

“看你说得多难听！泡什么啊？我一个穷光蛋小警察敢去泡人家么？再说像她那样高贵的女孩子是给人泡的么？”

中年男子启动了警车，一边转动着方向盘调头一边说：

“好好，就算我说错了行不行？不是的，是谈恋爱，怎么样？这样够尊重你那位美丽富有的心上人了吧？”

“哎呀，你怎么抓住风就是雨了！”司马虹忍不住嚷起来，“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哪是什么谈恋爱啊！我这样一个小警察高攀得上人家么？”

中年男子摘下墨镜瞪着司马虹：

“警察咋啦？警察就不是人么？我看你们就挺般配的！凭你的仪表相貌，在香港能找出几个？在澳洲又能找出几个？你除了没钱外，哪样配不上她？再说富豪小姐都爱英俊小伙，你怕什么？”

司马虹摇头苦笑了一下，不再说什么了。

那中年男子一手驾车，一手伸过来在司马虹肩上拍着：

“老弟，勇敢向前冲吧！总有一天幸运会降落到你头上，我的感觉不会错，相信我吧！”

司马虹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窗外阳光灿烂车水马龙，许多装饰华美的商店橱窗和漂亮洁净的写字楼纷纷向后掠去。

良久，司马虹才从沉思中抬起头来，转脸问中年男子：

“你一上任就召我回来，有什么重大案子么？”

那中年男子蹙眉思索片刻：

“事关重大一言难尽，我们还是回警局再说吧！”

“嗯。”司马虹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重新扭头去望车窗外面后移的街景。

回到警局后，那中年男子就直接将司马虹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从公文夹里抽出一张任命书交给司马虹，郑重地说：

“现在我正式宣布升任你为香港皇家警察高级督察！”

司马虹接过任命书庄重地向中年男子敬了个礼：

“谢谢局长栽培！”

然后司马虹又展颜一笑，说：

“你把我从澳洲召回来，总不至于只是为了向我道这升职之喜吧？”

“真是机灵鬼！”

局长也笑了，让他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交给他：

“我知道你是个急性子，材料我已准备好了，你先看看这个吧。”

司马虹接过文件夹打开，看见里面有几封色彩和图案截然不同的挂号信。

司马虹发现那些挂号信全是寄给警局重案组的，而且内容完全一样，在一张洁白的大纸上粘贴着几个从报纸上剪下的黑体美术字：圣诞夜·温柔陷阱。

“圣诞夜，温柔陷阱？这是什么意思？”司马虹不觉抬头疑惑地望着局长。

局长说：

“你看看第一封信的落款日期吧。”

司马虹低头去看第一封挂号信，竟发现它的落款日期是1986年圣诞之夜。

“1986年？这么说这封信是八年前寄到警局来的啰？”司马虹说。

局长点头道：

“不错，八年前我在重案组负责，圣诞节后上班就接到这封令人困惑的挂号信，我当即就向当时的局长做了汇报，可奇怪的是局长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立案侦察，反而把我调出了重案组，让我去管一般的案子。此后每年圣诞节的第二天，重案组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挂号信，八年来从未间断过！”

司马虹数了数那些挂号信，果然是八封，而且最后一封的落款日期正好是去年的圣诞之夜。

“圣诞夜，温柔陷阱，”司马虹掂着那些挂号信皱眉思索起来，“这么说，这些信跟一件发生在圣诞夜的重大案子有关啰？”

“对！”局长接口说，“这些信绝对非同寻常，肯定与八年前那桩奇怪的丑闻有关！”

“丑闻？什么丑闻？”司马虹有些糊涂了。

局长惊讶不已！

“怎么？八年前的圣诞之夜香港发生了一连串震惊港岛的奇事，你不知道？”

司马虹说：

“我当时正在英国的警察学校接受全封闭训练，哪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啊？”

局长恍然大悟地拍着额头：

“哎呀，你看我怎么把这点忘了！你三年后才回到香港，怎

么会知道那些事呢！那我现在简单跟你说说吧：1986年圣诞节的时候，香港著名的金城实业集团的总裁杨金城被评为太平绅士，可当晚一家电视台却揭露杨金城与胞妹有乱伦行为。于是一夜之间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杨金城切腕自杀，杨妻精神失常，金城实业集团破产，太平绅士转眼成为千夫指万人说的衣冠禽兽……”

“于是，你们重案组就在第二天上午接到了神秘的挂号信？”司马虹接口说。

“对。”局长点头。

司马虹从椅子上站起来，探身过去紧紧地盯着局长：

“于是你怀疑杨金城之死是被人陷害的？或者说是某一个大阴谋的牺牲品？”

“不错。”局长又点头。

“于是你就把我从澳洲召回来，要我担纲查清这桩沉冤八年的旧案？”

局长激动地站起来，拍着司马虹的肩头说：

“不错不错，全都让你说中了。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查清这桩大案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是大有好处的！”

“而且会引人瞩目，名声大振！”司马虹接口道。

局长不由拍着司马虹哈哈大笑：

“知我者，司马虹也！”

司马虹也搂着局长大笑：

“识我司马虹者，局长也！”

俩人笑了之后即刻又严肃起来，局长对司马虹叮嘱道：

“这事就由你单独操作一人负责，行动代号就叫‘温柔陷

阱’吧。记住，此事关系重大，千万不可外泄，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白吗？”

“明白！”司马虹郑重地点头，然后又问局长道：

“你看我们从哪里下手好呢？”

局长抱住双臂在屋里踱起步来：

“我们手里现存的线索只有这几封挂号信了，我看还是先研究一下这些信吧。”

司马虹便低头去看那些挂号信，半晌才抬头说道：

“很显然，这些信的主人是知道他所谓的‘温柔陷阱’的全部真实情况。再从信上的文字是从报上剪字来拼贴而不是手书来看，信的主人肯定与‘温柔陷阱’的主谋者结下了什么仇隙，担心自己身份暴露，被人杀了灭口！”

“不错，”局长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再看看那些信的投发地点。”

司马虹又低头去翻看那些信封，发现第一封信寄自香港，第二封到第七封全都寄自美国，地址无一重复，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行踪飘忽不定。而第八封信又是寄自香港，而且就是警局对门的那个邮政所！

司马虹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

“怎么？他，他又回来了？！”

“不错，”局长说，“这些信的主人逃离香港，在美国漂泊八年或者躲逃八年后又回来了！他如此冒险归来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为了揭露那桩阴谋啰！”

“对！”局长赞同地说，“我也是这么分析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个人！”